

番禺文史資料



第一期

番禺县政协文史委员会

1984.3

前言

番禺建邑悠久，秦汉以来，古籍历有记载。及至近代，县境辖广州市东北南三面，即包括今广州之郊区。至一九五八年，划出禺北禺东为广州市郊区，并将原属中山的大岗、万顷沙、黄阁和南沙划属番禺。我县地处珠江三角洲，北接广州，南临港澳，物阜民丰，人才辈出。自清代以来，县人反帝反封建斗争，极具光荣传统，唯史料未认真收集，县志亦多未记载。我县政协遵照中央号召和县委意见，成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征集文史资料，以供时人参巧，并教育后代，使认古知今，致晓前辈创业维艰，今天来之不易，并从史料中分辨是非善恶，激发爱国爱乡热情，积极投身四化建设，亦望能服务于历史研究，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所裨益。

周恩来同志生前极关心文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并反复告诫做此项工作，“要存真，要实事求是”；最近全国政协有关文史资料工作会议提出，“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我们遵照这精神开展工作以来，得到革命前辈和各界人士大力支持，或亲自撰稿，或提供线索，征得稿件一批，多属亲历、亲见或亲闻之事，实属珍贵；有些资料虽不属“三亲”，亦多方核对，务求存真求实。当选编刊之际，谨向支持本刊各界人士致谢致敬。

《番禺文史资料》（第一辑），除收集革命斗争史料外，尚有名人轶事、反帝反霸及名医名师、华侨办学、地方特产、

社会生活、风景名胜等资料，意图从不同方面记述我县文史。今后凡属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工商农业和社会生活等稿件，均欢迎撰稿惠寄或提供材料。又番禺沙田广袤，有关沙田的形成开发资料，对研究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有重要价值；我县港澳同胞众多，一向热心捐资办学办医和其他公益事业，上述史料，我们亦征集刊用，以资发展三角洲经济，以彰爱国爱乡之热忱。

我会新近成立，人手有限，水平不高，经验缺乏，本刊有错漏之处，敬请指正。

番禺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目 录

前 言

解放市桥的回顾……………县党史办 (1)

沙河地区革命斗争史实片断……………陈 鹏 (5)

黎明前的战斗

——(一)猎德村里的波澜……………李汉光 (10)

和卫国尧同志相处的日子里……………冯 康 (18)

大元洞的战斗……………司徒彤 (21)

“七十三”烈士

——回忆我的父亲何克夫……………何国工 (25)

为抗日捐输救国 保家乡浴血献身

——记爱国侨属蔡又成……………黎应瑜 (28)

沙湾狙击日舰记……………何志强 而 已 (33)

抗战时期番禺县国民党的流亡政府……………而 已 (35)

今甜昔苦话沧桑

——记我国第一间机制白砂糖厂……………陈 义 (38)

“无烟糖厂”的前前后后

——解放前的市头糖厂……………吴锡波 (46)

官涌茂生纪念学校

——记高可宁先生捐资办学……麦华三 朱 甜 (49)

在斗争中办起的钟村培元小学……陈浩然 (53)

四代从医的回忆……梁俭光 (56)

回忆我的父亲张瑞权……张 协 (62)

清末琵琶演奏家何博众……梁 谋 (66)

屈大均与“明水长环”……屈慎宁 (69)

“自梳女”和“守清”

——解放前民田区一些妇女的凄苦道路

……胡 劼 (70)

莲花塔 莲花城今昔……番禺县文物普查办公室 (73)

大石“三宝”……蔡德铨 (76)

解放市桥的回顾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番禺县首府——市桥宣布解放了！

早在一九四八年秋天，中国共产党珠江地委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决定成立中共番禺工作委员会，参加县工委的有周健夫、郑吉、廖安、徐幽明等几位同志。一九四九年又派曾谷同志当书记，以加强领导，改变了过去的特派员领导制。当时敌人正疯狂地加紧征兵、征粮、征税，因而引起全县人民日益坚决的反抗。县工委决定：用反“三征”作口号，广泛发动群众，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反“三征”力量，加强武装斗争，结合其他斗争形式，狠狠打击敌人，壮大自己，配合全国斗争形势，为加速解放番禺而奋斗。

按照上述决定，立即抽调干部，成立番禺人民武装工作队（禺南称二支队、武装工作队，禺东禺北称广州市东北郊人民游击队），同时办起县工委机关报《民友报》，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宣传县工委各时期的斗争任务和方针政策。

为了扩大武装，充实自己的战斗力，一九四九年初，县工委提出：到处放点到处生根，发动群众反“三征”，组织人民武装，发展党的组织，打好游击战争，迎接大军到来。

九月底，上级批准成立粤赣湘边纵队番禺独立团（团长郑吉、团政委周健夫、政治部主任廖安），这个时期较大的

战斗有：一、岳溪渡口伏击战，全部俘虏国民党保安队（征粮队十多人），缴获机枪一挺，长、短枪十多支；二、北亭围袭击战，我手枪组化装突袭占领敌人碉楼，共缴获长短枪40多支；三、石碁墟遭遇战，十月十五日国民党保安队一个连由石楼经石碁返市桥集结，在石碁墟与我正在集中的主力部队遭遇，我先发制人，迎头痛击，结果一整连敌军全部缴械投降。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斗志，锻炼了我们的骨干，扩大了武装队伍。

我们的武工队，是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活动地区也是不断扩展的。临近解放时，在禺南的沙湾渡头、涌边、灵山、榄核、丹山、钟村、大石沙溪、南村、市头、江南、里仁洞、化龙、新造、石楼、赤岗、石碁、大小龙、新桥、罗家、白岗、招村等大小乡村都是我武工队活动的地区，而且除了市桥（国民党统治中心）、大石、冼墩（叛徒孔彬的老巢）外，都有由我武工队发动的公开或半公开的不同形式的群众组织。由此，形成国民党乡政府一个月也收不到一份公文，“三征”陷于停顿。各乡保长替我征收公粮，国民党县政府明知也毫无办法。

随着形势的发展，县工委为了及早作好解放县城（市桥）的准备，又抽调干部加强城镇工作，进行调查研究，以加强控制，防止敌人破坏，并以（边纵番禺独立团）名义宣传我们的入城政策，号召人民起来保护工厂企业的物资、设备和其他财产。

由于形势急剧变化，解放前夕，市桥各届人士自发组织了一个和平解放委员会，成员中包括国民党乡长彭家声，副乡长黎佐平、谢文初，国民党自卫队长黎步颐（兼市桥镇商会会长），并在谢、黎、彭、李四族中各选出二人参加委员

会。之后，找到了我在市桥地下工作的李苏同志，通过他相约开个和平解放市桥的谈判会，最后确定十月上旬某日双方代表在石岗会谈。我方以粤赣湘边纵番禺独立团名义为代表的是谢明、叶明华、李苏、沈会重（刚起义的连长），市桥方面原定代表八人，结果到会的只有谢庚伯、黎步颐。谈判结果大致是：一、市桥各机关团体的文件档案要保护好，不能乱动，等待移交；二、地方及一切武装力量等候改编；三、解放军入城前各单位要负责维持治安。这时，市桥代表黎步颐提出入城时要切实保障人身安全。我代表即表示，希望他们相信解放军有铁的纪律，能够执行政策。事后证明，这次谈判，对安定人心，减少破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十月十四日广州解放了！我独立团正集中力量准备解放市桥的时候，边纵司令部通知，由边纵参谋长率领三个主力团由东莞横渡狮子洋在番禺登陆，解放番禺及珠江三角洲各县。十月二十一日我独立团派出的联络人员在石楼茭塘胜利地迎接了由严尚民同志率领的边纵主力大军。

县工委负责同志与边纵领导同志研究部队进入市桥可能出现的情况：当时国民党县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等早就逃跑得无影无踪了，估计国民党县自卫总队队长郭耀球会作垂死挣扎，负隅顽抗（郭耀球是李朗鸡一流人物，当年能直接掌握的有一千多护沙队，有一百多亡命之徒，在市桥开烟开赌，自卫队总参谋长辛镜堂，又是当年李朗鸡的参谋长），因而作出准备战斗的部署：边纵部队由市桥东面和北面包围进入，番禺部队则由南面切断水路挺进市桥。结果，郭、辛等人闻风先遁，十月二十三日我们兵不血刃，市桥就解放了。

初进市桥，独立团团长郑吉同志宣布，欢迎国民党广东

省保安第七团团长沙孔廉率领一连起义，之后公布了几个领导机关的布告。这些领导机关和负责人是：

番禺县军管会主任周健夫；

番禺县支前指挥部主任曾谷、副主任曾劲夫；

粤赣湘边纵队番禺独立团团长沙吉、政委周健夫；

市桥地区支前委员会主任李苏；

此外，禺南一、二、三区，禺东四、五区，禺北六、七、八区均成立联乡办事处和支前指挥所两机构。区以下设临时性的乡村政府和自卫队（民兵）。

当时突出的任务是支前——支援前线解放全中国，县、区、乡各级干部都为了完成这一光荣任务而全力以赴。

接收国民党县政府和机关的工作是以军管会的各义进行的：

一、由谢明、李平同志接管国民党民政科全部档案、文件；

二、叶明华同志接管中国银行番禺支行；

三、梁挹光同志以军代表身份接管国民党公安局（梁挹光同志是市桥秘密工作人员、共产党员，工作很出色，解放后自动退党，一心当儿科医生）；

四、赖卓声接管国民党税捐处；

五、廖哲文、龚淑石接管邮电局；

六、军管会社会股的同志接管各社会团体。

与此同时，我们还用大红纸公布了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真正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秋毫无犯。在我军刚进市桥时，虽然商店一时关门停业，街上行人稀少，但不到半小时，各家各户都开门了，群众围观布告，商店恢复营业，秩序良好，情绪安定。这是我军纪律严明，

深得民心的结果。

而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又是新番禺伟大进步的起点。

番禺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整理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日

沙河地区革命斗争史实片断

陈 鹏

沙河是广州东北门户，解放前是番禺龙洞区府所在地。沙河地区革命斗争活动范围较广，北到大源洞、太和；南到林和、冼村；东到横沙；西到区庄等地，有时亦深入市区。这个地区尤其是沙河镇，解放前夕白色恐怖猖獗，环境恶劣异常。反动党、政、军、警、宪、特，还有所谓“防奸”、“肃奸”小组，专门对付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他们日夜检查，搞得人心惶惶，反共气焰嚣张至极，是黎明前极度黑暗的地区。

然而曙光初露，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迅猛，广州解放迫在眉睫。在此关键时刻，中共番禺县委组建和直接领导的广州东北郊人民游击队（属粤赣湘边纵）为配合大军南下，解放广州，积极开展对敌斗争。一九四九年五月游击队领导派我到沙河地区和农工党联系，加强这个地区的领导。

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农工党在沙河一带就展开了斗争活动，从文化斗争到武装斗争，都积累了一定经验，且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我到沙河之后，和当时农工党江坤等共同研究，紧密合作，共同战斗，终于战胜黑暗，迎来了光明。

在这极度复杂，异常恶劣的环境，我们利用一切机会，掌握时机打击敌人，为解放广州做好准备。

（一）打进敌人心脏

一九四九年三四月间，江坤等打听到，伪广州警备司令部要在群众中扩展武装、固守广州的情报，江等请中共派人来研究并领导对敌斗争。广州东北郊人民游击队派周伯尧同志到沙河与江坤等研究，并决定掌握大队，组建中队。首先把伪警备部第一总队第三大队掌握起来，定出领导人员：大队长赖某，大队副何甘棠（农工党成员），总务何春林（农工党成员），副官何振中，分队长何文祥，邱森等，我化名陈伟文任大队书记，后又组成伪警备司令部第一总队独立第十中队，中队长江坤，文书陈伟文。其次，决定把大队和中队联合办公，两个招牌同时挂，人员虽有分工，其实都是这些人，平时一个兵也没有。当时队部办公地方成了我们的联络站，山区来人，各地的地下工作人员来来往往，反动力量不敢干预。表面上是伪警备司令部，其实是我党领导的群众武装，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解放广州的群众武装力量。

我们利用这支武装做了些什么？第一、把大队、中队的证章交一些给山区游击队，作为联系工作时提供身份证明，得以活动自由；第二、送给山区一批药品；第三、送一些人员到山区参加游击队，充实游击队伍；第四、送给山区一些武器；第五、送情报到山区。这年七、八月间的一天，我

们获得特急的重要情报：伪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独立第十中队于当日下午九时到人和集中围剿帽峰山游击队。我们获得此“令”已是下午二、三点，时间十分紧迫。我和江坤同志马上雇了“的士”，赶到大源洞交通站，向李活洲转达了情报，要求他立即把情报送上山，做好转移，万勿延悞。然后返回沙河布置“围剿”的工作。当时派分队长何文祥带十个八个兵去人和应付，并明确吩咐：要超过九点钟后到，佯作跟不上大队转回来，假若是被迫而去，则要远远放枪，以防游击队未能及时转移，也能及早获知信息。结果山区游击队全部安全转移，避免了一场损失。伪警备部第三天就下达指责令，指责第三大队、独立第十中队“剿匪”不力等，我们则把迟到原因等复报上去，说明此次“围剿”是迟到未赶上大部队，原因（一）长期未解决供给，兵力不集中，临时召集十分困难，（二）武器长期不下发，手无寸铁难以“围剿”，望迅速解决，以免今后重演等，后来他们不敢批复供给和武器装备，亦不敢再指责不力等，不了了之。一九四九年八、九月间，伪广州警备司令部改为广州卫戍司令部。而撤销了群众武装队伍，我们这个“第三大队”、“独立十中队”亦随之而解散。

（二）建立交通站、开展武工活动

所谓“大队”“中队”解散了，我怎么办？经请示要我仍坚守阵地，转入地下，组建武工队，并指定我为沙河武工队长。当时和江坤等研究，由江坤等合股开设白云酒家，我以店员身份隐蔽在此酒家，实际上是一个交通站，保持和山区和各地下工作人员联系，并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动员群众，组织群众。

形势发展很快，南下大军胜利渡江。根据东北郊人民游

击队指示，要迅速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做好迎接南下大军解放广州的准备工作。我们沿沙、太公路建立禺东人民解放委员会，主任江坤，副主任何甘棠，军事委员陈鹏，宣传委员黄子衡，总务委员何春林等，在蚺山王汉光家举行成立大会，东北郊人民游击队派陈康同志参加。当时要求各村庄都组织分会，把群众组织起来，准备粮食马草等物资，支前粮食达109担，其中蚺山就有24担。禺东解委会成立后，各村建立分会的有：沙河、榕树头、蚺山、白灰场、握山、黄庄、麦地等廿多个分会，人数达五、六百人。人民群众积极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有的群众借给解放军的粮，清还时不愿收回，把借据留作纪念。当时所组建的解放委员会发挥了很大作用。

第二、策反沙河警察局。

沙河警察局在广州这个东北门户，亦是一块小石头，若为我们所利用，则可减少阻力。为此，我们用分化瓦解，把一部分人拉过来，为我所用。如当时有一个姓张的巡官，我们逐步和他交上了朋友，从言论行动中观察他有进步一面，便教育他，使他认清前途，并通过那个巡官介绍三、四个警察，经我们教育和考察，比较可靠。解放前夕，对他交待了任务，坚守警局，武器枪弹要管好，等待我们通知；要照常维持治安，不许任何人破坏；要保护国家仓库、机关、文物以及人民生命财产等。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所有敌军、伪警等均纷纷逃跑，而沙河警察局，除那些局长等头目外，其余均坚持在警局，等候我们通知发落。当时我们把白云酒家作为联络、指挥的地方，象指挥所一样。当晚六、七点，我们向伪警局那个张巡官和二、三十个留守警察，发出第一个命令：“把所有武器集中，没有我们命令不得开

枪”。当晚九、十点钟解放广州的先头部队已到沙河。我们马上命令那个张巡官找十个八个可靠警察帮助先头部队，分头带路入广州。云集在沙河的千军万马很快进入市区。后来得知，解放广州从沙河入市区的部队是最早的。

第三，充分发挥禺东人民解放委员会的作用。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广州解放，从沙河进入广州的人民解放军源源而至。当时龙洞区、乡所有反动机构人员全部逃跑，我禺东人民解放委员会立即公开挂牌，全体干部公开任职，齐心协力一致支援路过解放军。沙河几间粮店乐意支援，如长信栈米店吴炳鉴、亢白隆的郑××（郑水才之兄）、顺昌隆的温官麟、沙河米机的何均在等把他们仓存的粮食达十多万斤，全部拿出支前，还有马料——糠、豆等等，后来还到东堤他们有关关系的米店运几车回沙河，保证了路过沙河的解放军的供给。另方面组织力量维持社会秩序，沙河镇秩序井然。直到十一月广州市派杨帆、张英来接管沙河，我们交待后，于十一月十一日奉命把原禺东人民解放委员会全体人员撤回番禺，大部份到东圃禺东区联乡办事处，一九五〇年五月分为番禺第四区，第五区，郑英同志、陈鹏同志均任四、五区第一任区长。从此，新的战斗又开始了。

沙河地区革命斗争，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战胜了黑暗，迎来了光明，禺东人民、沙河人民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黎明前的战斗

——回忆在广州东北郊地区的 几段斗争历史

李汉光

(一) 猎德村里的波澜

一九四六年春天，抗日战争已经结束，国民党顽固派迫于全国人民对和平民主的强烈要求，在我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强大的武装力量面前，不得不坐下来和谈。但华南地区是国民党政权的后方基地，我武装力量的存在，成为他们心头上的刺，因而要我部队北撤。为了表明我方争取和平的诚意同意把武装人员北撤。那时我在东江抗日根据地博罗县担任横河区党委书记兼区中队政治指导员，中共博罗县委组织部长韩景星同志向我传达中共广东区党委北撤的决定，但今后必须坚持地下斗争。认为我是广州郊区人，政治面目尚未暴露，适合留下来，继续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争和平、争民主的政治斗争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经济斗争。斗争将是很尖锐、很艰巨的。并问我“你对组织上这个决定有什么意见？”我说：“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决定，接受新的战斗任务！”韩同志叫人给了我几块钱法币，又从别的同志处给

我要来一个旧旅行袋，我换上一套平时化装用的唐装衫裤，解下身上配带的小手枪交还给组织，开玩笑说：“今日可真的要放下武器了！”韩同志说“共产党员的武装主要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了它，我们将无往不胜。”随后，他向我交待了到广州后找组织的地址和联络暗号，我便告别了度过七年战斗生活的东江。

到达我的家乡——广州东郊冼猎杨乡猎德村，当时属番禺县管辖（现为广州郊区沙河公社猎德大队），找到我唯一的亲人——一个老自梳女的堂姐。她立即张罗做饭，打扫房子，安顿我住下。

第二天一早，我就按约定地址，到广州西关龙津路的一个路边报摊找“黄兴先生”，一个小青年立即带我到一个三轮车工人家里，那工人打量了我一眼说：“老黄这几天没来，请你留下字，让我在他来坐时交给他，过几天你再来一趟吧！”我焦急地问：“黄先生住在什么地方？让我自己去找他好吗？”他说：“我也弄不清，你还是多走一趟吧！”我只得过几天，再到他家去。这次他却未收车回来，等到傍晚，总算见到了，他一看到我就说：“老黄来过了，请你这个星期天下午二时再到这里！”到了星期日午饭后，我怀着能和组织重新联系上的愉快心情，依约前往。一入屋，三轮车工人叫道：“李先生来了，老黄等着你呢！”说着指向一个工人打扮的陌生人。我上前装作老相识握手问好，他说：“我们出去饮茶吧！”带我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同我对上了联络暗号，然后对我说：“差哥”早就说你要来了，最近他没空，叫我先和你接头，叫你先回猎德安顿下来，以后就可以在村里开展工作，由叶耀华同志和你单线联系。

过了两天，叶耀华（即当时任禺东区委书记的叶明华）同志来找我，说：“差哥等着你，请过去走走！”我随他过洗村，走进叶的住处，曾在博罗见过面的“差哥”（珠江地工委书记谢学筹同志的绰号）已经坐在房里。他详细询问我返乡后的生活状况说：“部队北撤后，不少同志都要帮助解决社会职业。目前很难一下解决得了，还得靠各个同志自己多想点办法。你在猎德总算有个堂姐可以暂时依靠，最好你设法在猎德小学弄个位置，这对今后开展工作也有利。”随后他又详细向我讲述了当前广东的政治形势和党的工作任务，省政府主席罗卓英最近在全省贴出布告，规定凡参加过我党领导下的游击队、民兵及其它群众组织的人员，限期向伪政权机关登记“自新”，企图从政治上瓦解与控制我们组织。我们的斗争策略则是采取“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用灰色的合法形式组织群众，把广大劳动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

回村后，我首先联系左邻右舍的青年农民，深入了解村中情况。

猎德村子大，人口多，李姓是村中的大族，各房派的青年人，晚间都有各自聚集闲谈娱乐的地点，彼此很少往来。其中村西头的“芳芝公”一房，富家大户多，出外当官多，是村中统治势力的核心。这边的青年人文化水平较高，文娱活动也较活跃。我是村东头的弱房穷户，要团结和组织全村青年，非先突破村西头不可。于是先和东头的一批兄弟混熟，通过他们去接触村西的青年，每晚同他们玩音乐、唱粤曲，从中了解他们的兴趣和要求。

六月初的一天晚上，我邀集东西两头十多个较活跃的青年兄弟，在西头的丛桂祖祠里玩音乐，在闲谈中向大家